五月与烟台邂逅

□胡丰臣

五月，北方会有些微寒，
南方会有点燥热，
但在烟台，一切都正好，
不冷不热，不温不火。

早听说，烟台最有名的是
富士苹果和蓬莱仙阁，
其实，来了才知道，
五月正是采摘樱桃的季节。
这里的樱桃个大核小肉多，
吃上一颗，甜在唇齿美在心窝。

烟台不只产梨、葡萄和苹果，
烟台名字的本身，
就充溢着浓浓的人间烟火，
养马岛虽不再养马，
却留下了一个千古传说。
东炮台的硝烟虽已散尽，
但抗倭的誓言曾在这里用鲜血书写。
还有那八仙过海、徐福东渡、海市蜃楼的故事，
都在讲述着她不朽的过往岁月。

五月，烟台的花正艳果丰硕，
你若来，她会以好客山东的盛情，
陪你细斟慢酌。
你若去，
她会慷慨向你承诺，
这里所有的美好都可以带走，
美景、美食，
还有这风情万种的烟台五月。

我，只是她的一个过客，
她，却成了我心头的一轮明月。

一夜长大

（外二首）

□徐修强

童年的夜晚，像糖果
现在嚼起来还甜蜜诱人
葡萄架下的故事
延续到梦里
场院里玩不够的捉迷藏游戏
累得星星月亮在草垛上安睡

大人们勤劳的镰刀
画一面山坡
夜色里，推着一座座小山回家
守山的孩子成为孤独的王
风声把身体缩成一棵草
零星的光亮如磷火飘荡
深井里，数学复习了一遍遍
西游封神的故事不敢想
松涛阵阵，把回家的路望穿
一夜之间，一个少年
在大山里长大

暴风雪

大雪封山，群山蹲仓
田野寂寞，犬吠辽阔
撵兔子的队伍，浩浩荡荡
三味书屋里跑出的少年
放飞的想象
不止于兔子和狗的赛跑游戏
一条省略号的路
把秋天的秘密标记
一个苹果，一堆花生
孩子们陶醉在春天里
早已忘记，看山人眼里
刮着一场暴风雪

夹河的汛期

书留给小鸟读
作业落在云里
拔猪菜，听蝉鸣
抵不过一块石头漾涟漪
放眼望
波光粼粼披锦绣
跳下去，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
水里的暑假，多放纵
总输给
母亲留在屁股上的印记

浮萍不搭桥，苇草不摆渡
小黑误入了烂淤泥
雨水把道路哭湿
黑布鞋留在河边，不敢拾
一湾夹河水
变成二婶的眼泪，一次次
涨满记忆

我的“狗娃”

□牟进军

俗话说：“狗是忠臣，猫是奸臣。”对于此语的评价，相信养过狗猫的人，会有褒贬不一的体会。这倒不是说狗有多么好，猫有多么孬。况且，当下家养的狗猫触目可见，品种五花八门。尽管狗猫同样招人宠爱，但狗留给世人津津乐道的感人故事还是占据着主流。

我，就是狗故事流量大队中的一员。

“哥，快回家看看吧，你家那只狗被俺伯伯打死了！”正在东山生产队里拾麦穗的我，连假都来不及请，就跟着堂弟往家里跑。堂弟称的伯伯，即是我父亲。一进家门，看到满头是血、已然断气的狗妈妈，再看看过道麦秸上躺着的刚生下不到二十天的狗崽子，我禁不住嚎啕大哭起来。原来，父亲听说自家狗咬死邻居一只鸡，二话不说，抡起镢头就结束了狗的性命。事后，母亲对我说：“都是穷的不是，咱家的狗但凡吃得饱，也不至于……你爹是个要脸的人，脾气又火爆，他肯定寻思不把狗打死，就没法跟人家交代。”

这件事，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当时我12岁。死去的狗妈妈是父亲从邻村朋友家要来的，不知是何种类，全身毛发黄白，耳朵直竖，体型较小，机警灵活，温顺可爱。如果不是第一次当妈妈缺奶水，如果不是遇上父亲这样莽撞之人，可能也不会踏上不归路。

在家养的动物里，我打小就偏爱狗，所以，刚睁眼看世界就失去妈妈的狗崽，成了我最大的牵挂。面对没有奶水嗷嗷待哺、还不认食的狗崽，我开始用嚼细的花生米一口口喂它，待满月后，它就随着家人吃玉米饼子、地瓜、芋头、果蔬之类的主零食。看着一天天长大、能听懂话味的狗崽，我给它起了个响亮的名字——狗娃。

在我的用心照料下，狗娃一天一个模样，体型也跟妈妈几近翻版，其机警、温顺和看家护院本领一点没走样。我家墙外是一处空地，堆放着自家和邻家的柴草，成了黄鼠狼的栖息地。那时，东家少只鸡，西家少只鸭，已不足为奇，人们猜疑的对象均指向了黄鼠狼。巧的是，仅一墙之隔的家院里，鸡鸭鹅则其乐融融，从未受过袭扰。我觉得，这与狗娃的功劳密不可分。

我对狗娃的用心，还体现在卫生方面。改革开放前，北方农村虱子、跳蚤的泛滥已是司空见惯——“人人身上有虱子，狗狗毛里皆跳蚤”。对待狗娃身上的跳蚤，我因担心用药会伤及其稚嫩的皮肤，就三天两头用手搓捏挤揉，主攻点是那些带卵的雌性跳蚤。再就是给它勤洗澡，尽量把跳蚤往死里淹。小时候的狗娃跟大多数畜类一样拉撒自如，经我几次“耳提面命”的敲打管教，它渐渐地懂事乖巧起来，每次都在院中猪圈里方便，直到自然死亡那一刻。

许是感念救命之恩，我没离家的那段时光，狗娃跟我几乎是形影相随。不管是上山挖菜、拾草，还是刨药材、捉虫鸟，我都是它的精神依靠，它也是我的贴身“保镖”。有一次，我独自到南山一处平缓地带捉蝎子，左手拿着瓶子和镊子，右手挨片一块块地掀石板，狗娃则在视线范围内这扒扒、那嗅嗅，好不惬意。突然，烂草丛中，我一脚踩上了一个软绵绵的东西，定睛一看竟是一条不大不小的白蛇，正杠起头吞吐着信子，我“啊”的一声跳起来，差点摔了个腚墩。关键时刻，狗娃不知从哪猛冲过来，连咬带吠地跟白蛇缠斗在一起，直到白蛇一动不动为止。我刚缓过神，就见狗娃满嘴挂着白沫，扭头直冲山下而去，我怎么喊也不回头。十分钟后，当我气喘吁吁赶到狗娃面前时，它已在小河边反复摔打着头，清洗染血带沫的嘴，然后蹒跚着走回了家。许是受到蛇毒侵袭，狗娃午、晚都没有进食，蜷缩在窝里一整天才慢慢打起了精神，我揪着的心也缓释了下来。

狗娃平生只做过一次母亲，而且仍是独胎雌性单传。缘于基因强大，小狗娃生得和狗娃也如出一辙，只可惜刚离窝，就被父亲送人了。后来，青春期的狗娃经常招引一些雄性狗在家门口转悠，遗下的排泄物在夏日里臊气熏天，影响自家，也影响街邻。狠心的父亲没跟家人商量，趁着乡里兽医来村阉割猪崽的机会，拖着狗娃去做了结扎手术。待我回家为时晚矣，狗娃也不见了踪影。“狗娃，狗娃……”门里门外我一遍遍地呼唤，可一直没有回声。眼见日落西山，心急如焚的我仍在四处呼唤寻找。最终，在离家二百多米的自家菜园里找到了趴在地上浑身发抖、气息微弱的狗娃。当时，我哭出了声，狗娃也淌着泪，我轻轻地抱起它，缓缓地走回了家。

随着狗娃由“青少年到壮年”的过渡成长，我也顺利完成初、高中学业，光荣地步入解放军大学校。之后，我与狗娃的情缘，就只有梦里闪回了。而最令我感动、难忘的是当兵三年回家探亲的那一幕：那天，我穿军装回的家，一进院门，见到“生人”的狗娃，反常地没有吠叫，而是尾随我进了堂屋。也许是听到了久违的嗓音、辨识了熟悉的面孔，狗娃惊人的举动出现了——先是围着我转了几圈，然后跃起两只前腿紧紧地搂住我的右腿，浑身抖动着，似是向我表达一种特殊感情，约三分钟后，才不情愿地松开了腿。母亲说：“狗娃长这么大，从没有这样热情、激动过。”我那次探亲，只在家待了三天便被部队紧急召回。那三天狗娃与我是寸步不离，不管是到邻居家串门，还是到亲朋家做客；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狗娃总会在门外静静守候，然后陪我一起回家。归队前，我要到邻村站点乘车，送行时，除了几位兄弟，就是狗娃。狗娃一会跑在前，一会跟在后，表现得很活跃。快过村西小河时，我朝它下令：“停下，回家！”狗娃心领神会般地蹲在原地，眼睛却一直注视着我。我几步一回头地看看狗娃，它像一尊雕像正正地立在那里不愿离开。即将进入连接两村的隧道时，我回头一望，狗娃依旧在痴痴地目视远方，直到我进入隧道后，又返至入口处探出一只眼瞥向狗娃约一分钟，才见它悻悻地回返了。此刻，我已泪盈眼眶了。

后来，我从部队退伍进了工厂，狗娃也步入了暮年，我们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了，但每次回家它都会一如既往地给我拥抱，哪怕后来已力不从心了。再后来，狗娃的牙齿渐渐脱落了、眼睛也失去了光泽，吠声更没有从前响亮了，再再后来，母亲告诉我：“狗娃在草垛里悄无声息地走了，肉被你老爹一个人煮了吃了，毛皮就铺在他睡觉的褥子上面……”

悲哉，呜呼！我怎么也没想到，狗娃是以这种结局离开了这个世界，更没想到因病致贫的父亲，会这样饥不择食。

斗转星移，今非昔比，如今的狗猫，大多成了人类的宠物，哪有食不果腹之忧？如今的国人，正享受着小康之惠，哪有温饱之虞？

狗娃的感恩和忠诚表现，永远印记在我的脑海里；狗娃的可爱与可悲形象，又常常伴我于梦中。

人生啊，总在这感动与遗憾中负情前行，岁岁年年，绵绵永恒。

五十年前的趣事分享

——青春的记忆

□孙爱珍

拥有回忆，人生才得以丰满。从事业余通讯员工作一路走来，除了工作上的忙碌，还有数不清的生活趣事。特别“初出茅庐”（1973年至1976年）那几年经历过的那些记忆犹新的往事，可谓是在青春的季节，每天都开着梦的花朵，让我非常怀念那永不再现的青春岁月。纯真的回忆能让自己尽情地享受青春的美，青春的快乐，青春的本分，让青春永远留在回忆中。

趣事一：一条“的确良”裤子。记得高中刚毕业不长时间，我要去县里参加通讯报道会。头天晚上我告诉母亲，明天要穿那条“的确良”裤子，结果母亲说要留着让我过年穿。晚上我委屈地在被窝里偷偷地哭了，第二天眼皮肿了。在开会讨论期间，时任宣传部报道组组长的李福山问我：“小孙，你的眼睛怎么了？”我就如实说了。他哈哈大笑，说我“真是没出息”。过后我也理解了母亲的难处，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要想买块好布非常难。这块布先得由大队分配到生产队，然后由社员抓阄。记得有一次我也抓了一块黑白格的丝棉绸布，好像是花了5块钱，现在还能想起自己拿着那块布向母亲“炫耀”的情景。当时在村里，谁能有条“的确良”裤子，而且是带“暗杠”的那种，是件非常时髦的事。所以母亲舍不得让我平时穿，专门留着过年穿。

趣事二：10发子弹中了90环。在那个“全民皆兵”的年代，为了提高民兵军事技能，公社人武部经常组织军事训练，各村都选派人员轮流参加。我也被大队抽调去参加了为时7天的民兵集训。此次集训是在离家30里地的酒馆村，期间除了系统地学习基础理论知识外，还进行了室外队形的正步走和木枪一对一刺杀及射击的训练，最过瘾的是体验了真枪实弹打靶的演训。记得我们来到一个半山坡的射击场，每人发了10颗子弹，枪是古老的7.26步枪。上场后我按照平时训练的射击要领，卧倒装弹上膛，缺口、准星、目标三点成一线，一气呵成，打中了90环。集训班结束后，我回村写了一篇题为《姜格庄公社民兵集训成效显著》的稿子，被县广播站采用了。

趣事三：珠算除法“试商法”。在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年代，农村教师队伍缺乏。就在我高中毕业的第二年，大队通知我到俺村小学当一名小学老师。接手后才知道，因老师人手不够，唱歌、画画、体育都得班主任“一包到底”。我不会唱歌，就和擅长唱歌的老师私下“搞好关系”，相互调课。记得在上珠算除法课时，我嫌用口诀麻烦，就把自己上初中时老师教的珠算除法“试商法”，直接“卖”给了学生。珠算除法是珠算四则运算中的难点，而“试商”除法简单又快捷。现在回想起来，应该从学习珠算口诀的基础学起，练好基本功再用“试商法”，这样打的算盘才能既快又准。不过当时绝大部分学生对这个方法比较感兴趣，能积极接受。不知他们毕业踏入社会后，是否用上了这个“试商法”。

趣事四：第一次坐火车。有一天接到通知，要我坐火车去参加烟台地委宣传部在莱阳召开的通讯报道工作会议。在这之前，我还未坐过火车，不知道坐火车是什么感受，心里很惦记着那一刻早些到来。出发那天，我跟着县委宣传部带队的领导登上火车的时候，有些按捺不住心里的小激动，三步并成两步地上了车，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座位。透过窗户，我优哉游哉地望向远方，尽情享受着第一次坐火车的那种美妙滋味和无尽的遐想：人生就像坐火车，需要不停地奔跑，因为只有奔跑才能尽快地到达目的地。

趣事五：烧水壶里煮大虾。在烟台日报社学习期间，有一天政治组的记者孙洁池，带我们几名学员到烟台港务局采访，当时的朱局长接待了我们。朱局长让工作人员到刚靠港的渔船上取了一网兜活蹦乱跳的大对虾，然后指着办公室煤炉子上的烧水壶说：“咱就在这里煮着吃。”不大一会儿虾就煮熟了，大家一边吃一边聊着采访内容。我从小在海边长大，却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虾，更没在烧水壶里煮虾吃，当时觉得有点不可思议。那次的虾是我这辈子吃的最大、最鲜、最香的大海虾，至今回想起来还口齿生津。

趣事六：睡了一觉，散会了。在县工业局工作期间，有一天晚上在县印刷厂参加全县工业学大庆会议材料的校对工作，一宿没睡觉。第二天早上洗把脸赶紧吃了两个桃酥（大会秘书组晚上加班时发的夜餐），一路小跑去县招待所参加全县通讯报道工作会议。没想到坐下还不到5分钟，就瞌睡得眼都睁不开了，只好写了一张纸条传递给宣传部的领导，拉腿跑出会场，都没来得及找服务员，看到一间没锁门的房间就进去了，连鞋都没顾得脱，把脚伸在外面，用被盖住上半身，倒头就睡。直到一名服务员来到房间拍打着我的腿问：“你怎么在这睡觉？”我告诉了来由，她说“会早就散了”，我赶紧起身去找宣传部领导补课领了任务。

趣事七：坐着摆渡去采访。那是一个闷热的夏季，我参加了全县民兵工作经验交流会的材料筹备工作。领到任务后，我骑着大金鹿自行车去离县城8公里远的养马岛公社，采访洪口村党支部副书记刘淑娟。进岛的摆渡船非常小，摆渡师傅帮我把自行车搬上去，让我同自行车并排站着，用手抓着自行车的大梁。小船一摇一摆地向前行驶着，我和自行车“步调一致”地不停晃悠。走到海中间，看着瓦蓝瓦蓝的海水，我觉得心跳加快，心想一旦掉到水里怎么办？忽然间想到我还会游泳，心里就不那么紧张了。不大会儿工夫小船靠岸，公社党委王秘书接我一起去采访，并在岛上住了几天，记得材料成稿后的题目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盖房子的小孩儿

□蔡华先

小区里的孩子很多，晚饭后常常在楼下玩。骑车的、玩打仗的，非常热闹。

小区正在进行改造。因为要重铺居民楼前的甬路，所以堆放了很多方砖。

有一天，一个小孩儿盯上了这些方砖，开始一块一块地摆弄起来，横着摆了一行，接着拐弯竖着摆，然后再横过来再竖过去，摆出了一个很大长方形。摆完了第一层，接着摆第二层。其他的小朋友问这个小男孩儿在干什么，小男孩儿头也不抬，回答道：“我在盖房子”。其他小朋友问：“这么大的房子，你什么时候能盖好？”小男孩儿回答：“不着急，我慢慢盖。”

天很快就黑了，家长们陆陆续续把在外面玩的孩子喊回家去，盖房子的小男孩儿也被家长喊着回家。小男孩儿看着自己盖的房子，恋恋不舍地回家去了，盖的房子还留在那里。

第二天，小区改造施工的工人上班了，开始铺设甬路，那个男孩儿盖的房子被那些工人顺手给拆了，用来铺路。

晚上，孩子们又下来玩了，那个小男孩儿也下来了。他来到自己盖的房子那里，看到自己盖的房子没有了，有些不高兴，嘟囔着：“谁把我盖的房子拆了？”大人们都没有在意，也没有人回答他。那个小男孩儿又重新盖起他的房子。这次他干得更带劲儿了，比前一天盖的还要大一些。我下楼去散步的时候，他在盖，我散步回来的时候，他还在盖。“哎，小孩儿小孩儿，真是玩心太重。”我心里想到。

正好，男孩儿的奶奶下来叫他回家。男孩儿的奶奶对我说：“这孩子，就知道玩儿，天天下来盖房子。”

男孩儿说：“我不是玩，我是在盖房子。”

男孩儿的奶奶说：“你盖的这个房子又不能住，不是玩儿又是什么？走走走，赶紧回家。”

不一会儿，男孩儿的爸爸也回来了，也催着男孩儿赶紧回家。

男孩儿看着他盖的房子，恋恋不舍地走了，走之前说：“谁也不准动我的房子。”

次日，男孩儿盖的房子依旧被那些工人拆了，用来铺路。

再次下来盖房子的小男孩儿看到自己盖的房子又没有了，再次盖起了房子。

我散步回来的时候，又看到了这个盖房子的小男孩儿。

看到他那忙碌的样子，我想：“他盖的房子明天又会被工人拆了铺路，明知会被拆，还继续盖，这孩子，是不是有点强迫症啊？”于是，我就在旁边停住了，看着他盖自己的房子。

这个小男孩儿已经累得满头大汗了。

我问他：“别的小朋友都在玩骑车，玩打仗，你为什么不去和他们一起玩儿，非要玩盖房子？”他看了我一眼，说：“叔叔，我不是在玩。我是在盖房子，给奶奶盖房子。”

“给你奶奶盖房子？为什么要给你奶奶盖房子？”我被这个男孩儿勾起了好奇心，来了兴趣，准备打破砂锅问到底。

“因为我奶奶没房子，别的小朋友的奶奶在城里都有房子，我奶奶在城里没有房子，我要给奶奶盖房子。”

“这是咋回事？为什么你奶奶在城里没房子？你奶奶不是住在你们家吗？”

正在这时，孩子的奶奶又下来叫男孩儿回家。听到我问男孩儿的话，男孩儿的奶奶告诉我，她平时住在乡下，男孩儿的父母要忙工作，她就来帮忙看孩子。

这时男孩儿插了一句：“其他小朋友的奶奶都住城里，你怎么还住乡下？是不是城里没房子？”

“你这孩子！”奶奶怜爱地看了一眼这个男孩儿，对我说：“不是城里没房子，孩子们一直想叫我们搬到城里来住。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土窝。我和他爷爷寻思着，我们现在还能动弹，住在乡下，平时还能干点农活。再说都是乡里乡亲的，经常串个门聊天拉呱，也热闹。住在乡下也挺好，来回跑也不远。”

说完，男孩儿的奶奶又拍打拍打男孩儿身上的灰土，给男孩儿擦了擦脸上的汗：“大孙子，奶奶没白亲你！”然后拉着男孩儿的手回家去了。

男孩儿一边走，一边说：“奶奶，等我长大了，给你盖比这还大的房子。”

奶奶高兴地直点头：“好，好，大孙子，回家先洗个澡。穿了一天的新衣服，又弄脏了，看你妈回来不打你的屁股……”

我目送着这祖孙俩，直到他们走进楼道里。